

禪
海
微
瀾

元音老人 著述

禅海微澜

元音老人 著述

2024 年 3 月排版



HOME OF THE HEART

以般若为宗 以总持为法 以净土为归

祥海微聞



元音老人 著

佛法修證心要

目 录

高峰、主人公在什么处	1
开示悟入佛知见	8
物我不二	12
眼处闻声始得知	18
直指与参话头	26
大机大用	44

禅海微澜

高峰、主人公在什么处？

高峰妙禅师初参断桥伦和尚，令参“生从何来，死从何去”话。即日夜不懈，不眠不休。后参雪岩钦和尚，钦问：“阿谁与你拖个死尸来？”师未及答话，即被打出。如是不知经过几次，师非但毫无怨忿之意，却更虔诚参叩。（这在今人不用说经过多次棒打，即稍为语重一点，即心怀不满，把脚底板给你看了。于此可见古人用功多么恳切诚笃！这样精诚专一的用功，哪得不开悟、证道？！吾等后辈小子对之能不惭愧汗而奋起精进乎？）

师于参话次，偶于梦中忆断桥伦室中所举“万法归一，一归何处”话，疑情顿发，三昼夜目不交睫。（参禅贵起疑情，疑情一发，笼罩全身，凝作一团，好消息即将至矣。）

一日适逢达摩祖师忌辰，随众往诣三塔讽经，偶抬头，睹壁间五祖演和尚。（临济宗杨歧会一支出云端和尚嗣，圆悟勤和尚之师。）遗像赞云：“百年三万六千朝，反复原来是这汉。”蓦然省悟，打破拖死尸话头。

悟后，诣南明，再谒钦和尚。钦一见便问：“阿谁与你拖个死尸到这里来？”师便喝！（悟后气概便不凡。）钦拈棒，（再勘过。）

师把住云：“今日打我不得。”（的是可儿。）钦曰：“为什么打不得？”（苍天苍天，放过一着。）师拂袖便出。（赖有这一着。）

翌日，钦问：“万法归一，一归何处？”（天下慈父心。）师曰：“狗舔热油铛。”（也知你欲进不能，欲退不得。）钦曰：“那里学这虚头来？”（你问阿谁？由和尚钝置来。）师云：“正要和尚疑着。”（得理不让人。）钦休去。（奈何伊不得，只索饮气吞声。）自是机锋不让。（天上天下，唯吾独尊。）

一日，钦作寻常问话云：“日间浩浩时还作得主么？”（垂钓千尺意在金鳞；好肉上挖疮作么？）师曰：“作得主。”（将谓将谓，原来原来。果然失却定盘星。）钦进问云：“睡梦中作得主么？”

（雪上加霜，再犯不容！）师答云：“作得主。”（犹自不惺惺，脚跟下泥深多少！）钦更问云：“正睡着时，无梦无想，无见无闻，主人公正在什么处？”（请问和尚。不妨更加一槌！岂在别处。）师无语。（古佛过去久矣；早纳败阙了也。）钦嘱曰：“从今日始，也不要你学佛学法，也不要你穷古穷今，但只饥来吃饭，困来眠，才眠觉来，却抖擞精神，问我这一觉主人公在什么处安身立命？”（莫瞞人家男女好；“活”马权作“死”马医。）

师乃奋志参究。自誓：拼一生做个粥饭僧，决要这着子明白。（不愧须眉，好男儿岂甘与草木同腐！）一日午睡，同宿友僧莽撞，推师枕落地，扑通一声，师乃大彻。（已迟八刻！这僧莫非大悲菩萨现身么？）

（注：括号内系本文作者的著语。）

我们读了这则公案，除了由衷的崇敬赞仰高峰祖师精诚不懈的参究精神与深彻的悟境外，同时也获得了下述的珍贵启示：

第一、如果我们真要超轮回，了生死，参禅必须放舍一切，死心塌地抱定一则无义味话头，朝于斯，夕于斯，流离于斯，颠沛于斯，孜孜兀兀地日夜参究，方能打开本来，亲证实相。绝不是懂得一些文字义理，会打两句机锋，下得几句转语或舞文弄墨地写得几首偈颂，就作为开悟的；更不是在色身强健，生活优裕时，过得轻松愉快，安详自在，即是开悟。

第二、参禅必须起疑情。以疑情生起，方能遮断妄念，蕴集爆发力。一旦时节因缘到来，如火药碰到火星，顿时爆炸，当下打开玄关、识锁，亲见本真。否则，妄念不断，无力爆发，徒丧光阴。故古德云：“大疑大悟，小疑小悟，不疑不悟。”非虚语也。

第三、说得口头禅与舞文弄墨的禅客，虽然一时看起来也不无禅味，但这只是暂时的假相，他们心中并非清空廓彻，眼前总有个物在；即使勉强静心打坐，心中也隐隐地有个物在，光明始终不得透脱，如何能消融身、心、世界，而亲证本来！既未亲证本来，又如何能息却猿心意马而得泰然大定？所以一旦逆境来临，平时说的那种安详愉悦的心情，便不知飞向何处去了。

这种人不要说于睡梦中作不得主，便是于白天寻常日用中也作不得主；不要说于较难觉察的顺境中不能做到泰然不动，无有丝毫

移易；即是较易知晓的逆境来时，也不能不随境流转而忿怒怨懣。尤其当病魔来侵时，更是无法抵御而痛苦呻吟，万般无奈。

大慧杲禅师呵斥此等禅客如药水汞，遇火即飞，不得真实受用，又如何能了生死、出轮回？故告诫我等后辈参禅务必真参实究，不可在言句义理边讨消息也。

第四、高峰禅师的前两答“作得主”确是好功夫。是我辈后学做功夫的典范与榜样。我们学佛修道，就是为了在生死岸头做得主，不为业障所牵累而沉沦苦海。要做到这一点，就须于生时首先在白天日常动用中作得主，不为顺逆境缘所迁移，不为喜怒哀乐之妄情转换，而后方能于睡梦中作得主。假如这一点也做不到，还说什么了生死呢？因为生死的根源，就是妄念不息，随境攀缘呀！

就现阶段的用功人说来，白天能做主、不为境缘所牵已是不易，何况更须于睡梦中作得主呢？睡梦是半昏迷，死时四大分散是大昏迷。假如半昏迷作不得主，大昏迷如何能做主而了生死呢？所以修心了道，出生死轮回，必先于睡梦中作得主。但是任你慷慨豪放、意气风发之士，白天纵能于顺逆境缘上既无牵挂也无瞋爱，但于睡梦中往往情不自禁地为梦魔所摄而随之流转。今高峰禅师能于睡梦中作得主，不为梦魔所牵，这是何等定功！不经出几番大汗的苦苦参究，何能致此？！修心人功夫做到这步田地，确是不易！我等如何能不钦仰赞叹！

反观现在做功夫的人，大都不肯脚踏实地地孜孜参究，而是避

重就轻地在文字义理上作道理会，或是向他人口边讨消息。领会得一些相似的道理后，便舞文弄墨地写文章，作偈颂，下转语，以为彻悟证道了。其实这只是食他人的残羹馊饭，非干己事，于生死岸头丝毫作不得主。出言吐语，写文作颂，要从自己胸襟中流露出来，方能盖天盖地。

有些人做功夫时，偶尔得了一点定境，例如：色身长大飞空，呼吸中断，进入胎息状态，或是发了某种神通，便认为已经证道成圣了。其实这仅是禅定中显现的一些幻境，离证道还远哩。在禅定中任何境界都不能着，一着便停滞不前，尤其是发了某些神通，更不能沾沾自喜，以为有得；一有得意，非但不能证道，入魔大有份在！《楞严经》说的五十种阴魔，就是说这种虚幻过程，是障道的阴魔，修道人千万不能着，以免误入歧途而堕魔道。

有些狂妄人引用《心经》与《金刚经》的话说，“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”；“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”一切境相既皆虚幻不实、不可得，那么管它顺、逆、美、恶，我只无心应之，不为所牵即得，何用参禅、念佛？假如有禅可参、有佛可念，岂不妄上加妄？这些话语，看来未尝不是，但是一旦碰到逆境或遭一场意外事故，便鸡飞蛋打一场空了。

也有些人误以为一悟便了，初破本参，便以为到家，不再勤于观照，历境练心，以致习气依旧，狂妄傲慢，不得真实受用。到头来，落得个悟后迷，仍随生死流浪，宁不冤苦？

更有些人误听人言，以神通来验证开悟与否。当功夫得力，恰到好处，忽然身心世界化空、粉碎而灵明不昧，了了分明时，因不见神通玄妙，不知这是什么而误以为不是自己本命元辰，匆匆滑过，岂不可惜！？自己既错过了这千钧一发之际，贻误了本身，又以此来否定他人，此诚自作孽不可活者也。古德尝叹息云：“只为亲切甚，转令荐得迟！”良可慨也。

今天我们把这则公案录供大家参考，就是希望大家从中吸取教训，知所改进，努力向上，真实证取，以免虚度光阴，错过一生。

我们在学习、赞仰了公案中主人公的为道精诚和深厚的功力后，还要进一步将公案的精微处与为道的关键来和大家探讨一下，俾大家深明宗下的旨，直下穷源，不为半途的功夫所误，方不负古人的深心。

高峰祖师的前二答：“作得主”确是好功夫，非一般禅和子所能企及。但就宗下“顿悟”的立场细详起来，不免逊色，兹将其幽微处略述如下：

禅宗是直下见性顿悟成佛的，不是次第渐修的法门。古德尝云：“等妙二觉犹是它提草鞋汉。”等妙二觉也不屑一顾，遑论等妙二觉以下呢？所以宗下不许有个中间过程，不能夹杂一点功夫痕迹。

禅——正法眼藏，涅槃妙心——是一丝不挂，一尘不染，净裸裸、赤洒洒的。既无相对的客观物境，也无主观能见能闻的人，更有谁来做谁的主呢？雪岩钦和尚在前二问“谁与你拖死尸来？”与

“万法归一，一归何处？”勘不破高峰后，故作寻常说话以钓高峰，看他是否已经剿绝至无功用地。哪知高峰脚跟未稳，一钓即上钩。答云：“作得主。”这不是有落处、有相对的主客了吗？这和净裸裸的禅就不相应了。这答话在宗下说来是“伤锋犯手，不剿绝”。这样就捆了自己的手脚。迨至第二次答作得主，更把自己浑身捆了个结实，动弹不得了。到第三次问：“无梦无想，无见无闻时，主人公在什么处？”就只好咽气吞声，死于句下了。

等到后来时机成熟，枕头落地，彻底打脱，始如梦方醒，主人公原来不在别处。举凡山河大地，草木丛林，无不是主人公之显现；鸟语花香，莺歌燕舞，无不是主人公之妙用！有什么主不主，更有什么作不作？前所答者，岂不狼藉不堪？！

最后，就雪岩之问另作三答，以飧同参，并藉作与高峰禅师相见之礼：

（一）问：白天作得主么？

答：饥来吃饭困来睡。

（二）问：睡梦中作得主么？

答：朝阳升起月含山。

（三）问：无梦无想，无见无闻时，主人公在什么处？

答：太虚饮光消契阔；风摇浅碧柳丝轻。

开示悟入佛知见

世尊悲愍众生本具如来智慧德相而不自知，迷于声色，沉沦六道，出苦无期，乃降生于世，现身说法，以觉醒众生迷梦，证此寂灭一心，出离苦海，而登觉岸。

但因众生烦恼垢重，不敢顿示此灵妙一心。始于阿含会上且说人天十善，免堕三途。及后说无常、空苦、无我、四谛及十二因缘之法，令众生权出三界，勉离生死。次说般若，以显真空妙有，而破二乘偏空之执。

四十年后，佛将涅槃，方于法华会上，纯谈实相，直示一心，以显平等佛性，三乘同归，五性齐入，凡有心者皆可成佛。至此方尽世尊本怀，度生原意。

盖此心体，本自灵明，廓彻周遍，灵融湛寂，如如无拘，凡圣一际，生佛等同。然迷之则生死无端，悟之则轮回顿息。要在忘言以神会，绝虑而心通。故参禅行人贵起疑情，藉以隔断迷情妄念而打开本来，亲证自性也。

但参禅下手时，须先端正修因——以何为修，以何为归。方针既明，宗旨既定，而后可以空其所得。盖禅之一词，系禅那之简称，其意为静虑或思惟修，因行人心情不同，要求各别，修证亦各异。据圭峰宗密禅师《禅原序》云：

“禅门有浅有深，阶级殊等，依其修因证果之不同，约可分为

五类：

（一）带异计，欣上厌下而修者，是外道禅。

（二）正信因果，亦以欣厌心而修者，是凡夫禅。

（三）悟我空偏真之理而修者，是小乘禅。

（四）悟我法俱空所显真理而修者，是大乘禅（以上四类皆有四色四空之异）。

（五）若顿悟自心本来清淨，元无烦恼，无漏智性，本自具足，此心即佛，毕竟无异。依此而修者，是最上乘禅。亦名一行三昧，亦名真如三昧，此是一切三昧根本，若能念念修习，自然渐得百千三昧，达摩门下辗转相传者，是此禅也。”

由此看来，禅宗所传之禅既为第五种，那么，禅宗行人在未参话头前，应先开佛知见，明白自己本具如来智慧与佛无异，而后抱定一则话头，孜孜兀兀地参究，更由明眼宗师的善巧提示，方能打开本来，悟入佛知见。

《法华经》所尊贵的就是毫无隐秘地直示我们：一切众生本具与佛同样灵明、微妙、圆满、廓彻的寂灭心体。以之修行，无不成就。故而该经最关紧要的精髓，即在开示悟入佛知见。历代宗师为敦促学人用功，诱导行人省悟，辅助后人升进计，对此用功关键，皆各有微妙而明彻的宣扬、评唱，这在禅录中实不少见。

清末，南京赤山发祖系当代临济宗大德，道风远播，龙象咸归，

一时知名之士，如月霞、楚泉等均慕名聚集会下随师参究。一日，师上堂示众云：“选佛场开英才现，各自道出真见来。这里是选佛场，锻炼龙象的，不是叫你们来吃闲饭、睡觉、打盹的。今天我要考考你们，看那个是个中豪杰，宗门英才。法华宝经全经的要旨在开示悟入佛知见，其中奥意，历代祖师皆各出手眼，有层层入胜的开示与宣扬，确是如华似锦，美不胜收。大家读了，无不敬仰赞叹，获益匪浅。但那是各位祖师的，不是你们自己的。拾人家的唾余，住在文字、语句上，于悟道无益。今天我要你们各自从自己胸襟中流露出的说来，看谁具有真知灼见。”

发祖道罢，从签筒中抽出一枝标有名字的竹签点名云：“楚泉（扬州高旻寺来果和尚的法祖），你先来说。开，怎么开？”泉无语。祖责云：“你在这里多日做什么的？！这样参禅，简直是闹儿戏，唐丧光阴，如何有出头之日？跪下参！”

祖命维那焚香，打止静板，嘱大家一起参，并说要个别考问的。

一枝香一会儿点完了，维那打板开静。祖追问楚泉云：“怎么开？”泉仍不能答。祖叹云：“如是参禅，何时能了！”继令跪参。

二枝香过，泉仍无语。祖不罢休，责云：“今天开不出，就叫你跪死在这里！”逼令继续跪参。可怜楚泉心急如焚，跪在那里脚膝又痛，黄豆般大的汗珠，不断地往下滴。看看第三枝香烧完，维那举板打开静，笃笃一响，楚泉忽然猛省，高声道云：“有了有了，开出来了。”祖问云：“怎么开？”泉应声云：“开出本有。”祖逐一继问云：“示？”泉云：“示出本无。”“悟什么？”“悟无

有无。”“怎么入？”“入出无碍。”祖闻后，赞云：“好！这卷子交得爽丽，不逼你们，不肯用功。终日悠悠散散的，如何能了！今日不枉你跪了三枝香。”

祖于高兴之余，继点月霞（月霞系常州天宁寺冶开大禅德的法子）云：“月霞，你试道看，怎么开示悟入？”霞不假思索，应声云：“我藉楚兄的四句答话用一用。”祖云：“怎么借用？”霞云：“开出本有是理法界，示出本无是事法界，悟无有无乃理事无碍法界，入出无碍系事事无碍法界。”祖大声赞云：“好！比楚泉尤较些子。这里不枉是选佛场，今天一下子选出了两尊佛。”

正是，“不是一番寒彻骨，怎得梅花扑鼻香！”前贤不畏艰辛地用功，所以才有成就，我们也不可辜负自己，殷勤参究，精进不懈，方可不让古人专美于前。今试就“开示悟入”四字，换为首尾各赋一颂，以飨读者，不知尚符佛祖之意，勉为交卷否？

（一）

开出无形面，示作十界身，

悟在迷未了，入魔亦无碍！

（二）

要尽心花开，方明无情示，

本来不迷悟，识智何出入！

物我不二

僧问大随禅师（汾山灵佑禅师法嗣）：“大千坏时，法身坏不坏？”随曰：“法身也坏。”此语疑煞天下人。但投子青禅师闻之，便装香作礼，称大随乃古佛出世。

法身真如妙体乃不生不灭，不来不去，不动不摇，不变不易，亘古常青之妙体，如何随大千世间坏时而毁灭？此语与佛所说大相径庭，莫非错下名言，淆惑世人，要落金刚地狱么？但如真错了，投子青是大禅德，为什么要装香作礼，赞他是古佛再世呢？

原来所谓世间者，不论什么事物，都是我们广大众生的佛性——法身——所变化显现，离开法身，什么也没有。《法华经》说：“是法住法位，世间相常住。”就是说世间的一切事物无一不是依法身显现而建立的。以“是法”就是不论什么事物，而“法位”就是一真法界，也就是说世间相就是法身，法身就是世间相。

我们知道，理以事显，事以理成，理和事是分不开的。理事既无可分，故经云：“性相不二、心境一体。”既然心——法身常住不坏，那么世间相也就自然常住了。

从世间相的表面上看，似乎是沧海桑田，瞬息万变不久长的，但事物的本体实无坏灭，不过在这边坏了，到那边又生了，搬了一个场而已。苏东坡先生在《前赤壁赋》中说：“客亦知夫水与月乎？逝者如斯，而未尝往也；盈虚者如彼而卒莫消长也。盖将自其变者

而观之，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；自其不变者而观之，则物与我皆无尽也。”他假水和月说明万物的假相在变化而实体未尝变易。同时又进一步说明心情不豁达执假相的人看世间是沧海桑田，瞬息万变的；而开朗明智之士识得事物与众生一致的真体，就知道天地间的一切一切皆是长住不变的了。

肇法师在《物不迁论》中也举数例详论了事物毫无变迁的真理，就不一一列举，请诸仁自己去检阅吧。

事物之所以不变迁，不消灭，究其实际，就在显现、建立这些事物的根本——法身——是法尔不生不灭，亘古常存的。

今僧问：“大千坏时法身也坏了吗？”大千若真个坏了，法身岂不也坏了吗？问话之僧因不明物我不二之理而有此问。大随乃大手笔宗师，不和你说长道短，大谈佛理，只顺其语脉上下搭，叫你知痛觉痒，于心念不行处，蓦然回首，瞥见本性。乃随声答曰：“法身也坏。”这一答大有雷霆万钧之重，因尽人皆知法身是不生不灭、不变不易的，怎么说法身也坏呢？难道是醉汉说胡话吗？但大随是当代大德呀，怎么如是说呢？这一突如其来的雷震，就将学人平时义解、妄想全盘震落。在这急如闪电的一念不生的刹那，这僧如皮下有血，即将于斯得个消息去归家稳坐。

禅师家答话有正说，有直指，有旁敲，有反激等等不同的手法。其目的不外使来问者于言下知机，语端省悟。故皆就来者之机，施以适宜的指示或恶辣的钳锤，以剿绝学人粘缚而亲证本来，此即宗下所谓大机大用也。

如严阳尊者参赵州问：“一物不将来时如何？”州曰：“放下着。”尊者曰：“既是一物不将来，放下个什么？”州曰：“放不下，担起去。”尊者言下大悟。

这“担起去”一语常常使人发生争论。有人说担起去是反激法，你不知过错，放不下就让你挑着走，从而使你反省，没东西不用挑，挑着走还是有东西，逼你认识放不下的东西，放下而开悟；有的说担起去是呵斥句。你问一物不将来时如何？你心中明明有一个“一物不将来”在，这等于心中还有个“空”在，有个空，还是有住，应该放下，空也不住才是。你强调“放下个什么？”不认账，就浇你一盆恶水，呵斥你，担起去！这等于云际参南泉，虽累经开示而不开悟，南泉呵斥曰“去！你不会我话”一样，叫他言下知痛，回头自荐也。更有人说：这是直指法。本性空灵，一丝不挂，一尘不染，这一物不将来正是本性显现时。这个心无可心，放无可放的正是当人安身立命处，故叫他担起去，也就是嘱咐他当仁不让，当下承当也。所以严阳尊者当下大悟。这三种说法各说各有理，各不相让，各有千秋。真是一点水墨三处成龙。但依拙见，反激也好，呵斥也好，直指也好，会得的自可横弄竖拈皆成妙谛，但如认着个“一物不将来”，有个空境在，则失之远矣。

大随答此僧之问，欲其在已明白的常理上反省其未明之事理。因学佛者，人人都知道佛说法身常住不坏，今闻“法身也坏”之说与佛相违，何能接受？这就逼令其生疑。在他欲进不能，欲罢不得之际，蓦然冷灰爆豆，猛省尽十方世界是自己全身，尽十方世界是

自己光明。大千原于法身共一体，从不相离，大千若坏，法身岂不也坏！但法身是亘古常存永不败坏的，那么，大千也不坏了，使此僧从反面证得真理。一言之下使人悟得法华真谛，大随真是狮子儿，接人之手段微妙如此，真令人景仰赞叹之至。

古德颂法华世间相常住云：

“世间相常住，黄莺啼绿树；真个可怜生，动着便飞去！”

我们的法身就是这么瑰丽潇洒，是无物不具，无所不知的。但这无尽的艳丽的风光是无法将它描绘出来的。正如禅师家所说“好个风流画不成！”今这位大禅德仅淡淡地用了“黄莺啼绿树”就将这一派无尽风流的美丽春光全盘勾勒出来，真不愧是画龙点睛之笔。

我们用功修法识得这无限美好风光，初见本性后务须善于保任。时时处处观照，外不为事境所牵，内不被见闻觉知所染，时空净无住。万万不可轻狂，以为到家了事。须知初见本性只如初生婴儿，不能自立起用，须在境上磨炼，勤除旧习，保养圣胎，迨其成长方能起用。否则，狂妄放纵，即将夭折于襁褓中。所以此颂于“黄莺啼绿树”后接下来就说：“真个可怜生，动着便飞去。”你不妥善保护，狂妄乱动，虽然已初见本性也将落个悟后迷。

有人问，学佛者于修法外是否还须习气功以补助之？我曾赋一颂。其中也曾谈到悟后保任的问题，今录之如下：

心地法门诞生王，岂假气功助锋芒！

心外取法求有得，徒自辛劳落空亡。

根尘脱处自性现，绵密保任莫轻忘；

立定脚跟毋偏颇，一无所求道真常。

大随禅师答此僧问是令其反躬自穷而悟物我不二之理，大师若不彻悟性相一体焉能顺其语脉下搭，轻令此僧言下知归。故投子装香作礼而称其为古佛再世也。

禅师家如功夫未到物我不二之地，出言吐语难免不闹笑话。

兹举一例：

昔禅者冯济川见明月庵壁间画一髑髅，乃于旁题一颂云：

“尸在这里，其人何在？乃知一灵，不居皮袋。”

观其颂彼只悟常理色身不是真我，性灵乃真我。性灵是常住不灭，可以离开肉体自由来去，不为肉体所拘的。所以说：“乃知一灵，不居皮袋。”尚未悟物我不二，性相一体之秘。大慧杲禅师来庵，见之不肯，另作一颂云：

“即此形骸，即是其人；一灵皮袋，皮袋一灵。”

真悟道人，深知一即一切，一切即一，无自他之分，物我之隔。故宗下常言“拈一茎草作丈六金身”，即此意也。

同样一个案例，在悟道人指授下，风光即迥不相同。昔裴休相国随侍黄檗禅师次，见壁间达摩大师像问禅师曰：“像在这里，人

今何在？”师召裴休曰：“裴休。”休应诺。师曰：“不在别处。”休当下有省。在明眼大师指授下悟来多少庆快！此参禅所以贵有名师指授也。

从此可知悟道就是悟物我不二。如果尚存向外驰求之意，希望有得之心，常在揣摩法身如何才是，拟度报身、化身如何获得，那就还在弄影，未曾真悟本来，不名道人。不见临济祖师道：你一念清净心光是你屋里法身佛；一念无分别心光是你屋里报身佛；一念无差别心光是你屋里化身佛。在教家论此三身为极则，在山僧见处则不然，此三种身是名言，亦是三种依明，都是光影。大德，你且认取弄影的“人”是诸佛之本源。识得此人，一切处是你归舍处。可见三身人人本具，清净无染就是法身；光明朗照就是报身；事物变现无著就是化身。不需拟摸求取，只于识得本有后，息妄除习，念念不忘此真人便是佛祖。

憨山大师云：“般若所以收功之速者，以人人本具此心光也。”圭峰大师云：“真理可以顿达，惟多生积习难以卒除，长须觉察，损之又损，方能圆证。”可见悟道不难，难在悟后不忘保任耳。今人聪明有余，老实不足。尝见已悟本有之人，以习气重故，往往为境所夺，随妄念流浪而不知止，以致功夫不能上进，落得个半青半黄或者悟后迷的下场，诚可哀也。其未悟者固无论矣，已悟之人不知念念归真，严密保护，任其流浪沉沦，不亦冤乎？！

吾人苟能于悟后念念不忘照顾此无位真人，如《弥陀经》所说专心致志念佛一样，若一日，若二日乃至七日念念相续不忘地保护

本真，则智慧日生。何况一年二年，必然打成一片。

综上所述，我们只要不畏艰难，不怕路遥，端正观念，精进修习，识得此离念的灵知便是我人的本来面目，然后严加保护，在事境上不懈地锻炼，勤除妄习，则会万物归自己，亲证物我不二的圆满圣果，绝非难事。谚云：天下无难事，只怕有心人。既然不论什么难事，只要肯攀登的有心人皆能成办，那么，彼丈夫，我亦丈夫；彼能成，我亦能成，何畏患之有哉？请与诸仁共勉。

眼处闻声始得知

洞山良价祖师于悟得无情说法后作颂云：“也大奇，也大奇，无情说法不思议，若将耳听终难会，眼处闻声始得知。”这是他明悟了无说之说的微妙，豁开了正眼，流露出来的庆快心声。原本斯道是无言可说、无话可表的无限风流奇特的韵事，一落言诠，便成窠臼，而非本来面目了。所以古德尝说：“若问此事，父母所生口，终不向你道。”或云：“欲会斯道，须向‘言语道断，心行路绝’处荐。”或又云：“向上一着，千圣不传。”等等。总之，斯道是不可言传，只可意会的至理。

究实讲来，非但出世悟道之大事无可言传，即世俗之事往往到了微妙处亦莫可言宣，只可心领神会。“此时无声胜有声”即是描绘此种微妙境界。

说法、开示，只好旁敲侧击，烘云托月，略示端倪，无法将真

心全盘描绘出来给人看。因此物无可比拟，说似一物即不中，无法开口。不然，怎么说“向上一着，千圣不传”呢？难道学佛修道也保守秘密，像世人的祖传秘方一样，秘不传人，任其淹没吗？假如真这样，释迦文佛也无须从兜率下生，现身说法了。但到这关键时刻，要接引人又无可言表。怎么办呢？祖师们有一着绝妙的活，拂袖归方丈，微露一线风光，以让心有灵犀一点通的英俊汉子从这里悟去。

这无声之说确实胜似有声，昔傅大士为梁武帝讲《金刚经》，升座后，以戒尺挥案一下，便下座归方丈。宝志公在侧云：“大士讲经竟。”请看，多少神俊利落！这金刚般若岂是言语讲得清的。又如须菩提洞中宴坐，释提桓因雨花供养，须菩提问：“阿谁为我雨花？”帝释云：“我敬尊者善说般若，故雨花为供。”须菩提云：“我未尝说法。”帝释云：“你无说，我无闻，斯真般若精髓。”可见无说无闻乃正说正闻也。

学者读了“眼处闻声始得知”这首颂，往往误会以为要能眼处闻声，须发神通始得。就像现在做气功的人，有特异功能，耳朵能看字，眼睛能闻声一样，六根能互用了，才能听见无情说的法。殊不知无情说法是无说而说，不是有个微细的声音，等你不用耳朵听，用眼睛也能闻时，才能听见的。

这无情说法是触景生慧，心领神会，无闻而闻的一种心开意解的微妙神境。正不需等你发了神通才能听见它的法音。

比如我们早上看见开得无比艳丽的鲜花，到晚上萎谢了，就明

白人事的无常；看见月亮时圆时缺而月体实无盈亏，就反省人身与万物，假相虽有生灭、消失，而本体实无来去、增损；又比如世俗间的“楚润而雨，月晕而风”见微知著的经验之谈，又何尝要发神通而后才能知道呢？

但从另一方面看来，我们能触景生情，举一反三未尝不是神通妙用，因为我们一举手、一投足，乃至穿衣吃饭，屙屎放尿，无一不是当人本性的神用。离开本性，这个世界就毫无生气，什么亦动不了。所以庞居士说：“神通与妙用，运水与搬柴。”这不是一切举措与诸思想言论俱是神通妙用的明确写照吗？

由此看来，所谓神通就是神用无阻，不住着在物境上，为事物遮隔阻断，而随缘应用无碍。这是人人本具的功德，是极稀松平常的事，没有什么稀奇神妙，不必大惊小怪，更不消执著追求。

当然，我们经过勤苦锻炼，除尽物欲的盖障，是可以发挥超常的神用的，能听到常人听不到的微细声音。如达摩大师闻蚁行如雷鸣；道信禅师度牛头融时，虽然睡得鼾声如雷，却听见懒融禅师身上的两个白虱打架，一个跌在地上跌断了腿呼痛，而不倒单未睡觉的懒融却无闻。这种神通看来稀奇，确实引人神往，但这是人人本具的功能，不是从外追求得来的。我们只要息妄归真，于识得本性后加以绵密保任，不随念走，不跟境流，漏尽烦恼，恢复本性光明，即能六通齐发。若未悟本真，向外求取，徒劳神思，决不可得。即或得之，着相住境，皆是蕴魔，非但不能成圣，着魔倒有份在。

仰山禅师云：“我今分明向汝说，切莫凑泊，但向自己性海如

实而修，不要三明六通。何以故？此是圣末边事，如今只要识心达性，但得其本，不愁其末，他时日后自具足在。若未得本，总将情学他，向外驰求，亦不能得，得亦不真。”这话说得真是对，为道者金玉良言。

尝见某些自以为得神通者，不经多时，所谓神通不知到哪里去了，能看见的看不见了，能听见或先知的也听不见或知道了。有的因用某种起用的密法求得来的神通，因心未空故，乍见某种恐怖形相吓得魂不附体而发了精神病。有的因先知某种劫难将发生而身心不安，精神不宁生了大病，并于临命终时什么亦不知不晓，糊里糊涂地随业流向恶道去了。更有的因鬼、神、或精灵附体，发了些所谓的神通，给人家治病、看风水、算命什么的，不多时便精神错乱呜呼哀哉了。

我说这些话不是吓唬大家，实因见得多了，不忍让后进者步入歧途，修道不成，反贻祸患，所以大声疾呼，希望大家真诚修道，勿求神通。要发神通，须于明心见性后，更在日用中精勤磨炼，将妄习消尽，先证漏尽通，然后启发五神通。那才是真正证得的本性本具的神通；那才是永远不会消亡亘古常存不变的神通。这是《大日经》说的修行正路，学者千万不要滑口读过。

在修行途中除了上述的不能着神通以求外，还有许多常见的误解，今择其要略述于后：

一、重奇特玄妙不重正知见。

时人学佛往往只循颠倒见，不重正知见，所以成就者少。大慧杲禅师云：“学人如问：‘如何是佛？’答他：‘即心即佛。’却以为寻常，不予重视。及至问：‘如何是佛？’云：‘灯笼缘壁上天台。’便道是‘奇特’。岂不是循颠倒？”于此可见古人已启重奇特玄妙之端，难怪近时人更倍加趋重玄妙。你如叫他端坐参禅或念佛，他便以为枯燥无味，无甚玄妙而不修；如教他修个天眼通或他心通等法，则欣然从命，乐于接受。殊不知这只是引人入歧途而不能了生死的幻术依通，习之唐丧光阴，毫无实益，弄得不好还要造业受报。但时人趋之若鹜，唯恐不得其传。此所以步入歧途而不自知，视寻常正知见如粪土，塞自悟门而不得入佛知见之大病也。

二、着死空，以为空而不动是道，不识这镇日起作用的是真性。

不用功的人勿论。真肯用功者往往着空相，以为空而不动是道而不知斯道重在识得本来，不着相，不为境转而能活泼泼地起用方得真实受用。

如云际参南泉问：“摩尼珠人不识，如来藏里亲收得。如何是如来藏？”泉曰：“与汝往来者是。”（意即妄念来去不停之处也）际曰：“不往来者如何？”（意指空而不动也）泉曰：“亦是。”际进问曰：“如何是珠？”（此问是正着）泉召曰：“云际。”际应诺（急需在此处着眼，这应诺的是谁？），而不识（可惜许，这汉竟懵然错过）。泉呵曰：“去！汝不会我语！”

由此可见，只住空而不识本来者只是金而非宝珠。欲得真实受用，须于识得本来后绵密保任，除尽旧习，方能渐臻玄奥。常住空

中只能炼成土木金石般的死水一潭，是病非道。故真明心见性者绝不常住死空也。

三、一念不生常默在定。

一般人总以为明心见性的人是时时一念不生地住在默然空中的，否则，即不名开悟。其实发明心性即为大总持，能起一切妙用而无所不具。若一念不生的守住空境，不能活泼泼见之于用，即死在空相上，非但不能得真实受用，也无从彻见全身。

昔有一会和尚曾参南泉来，有僧问：“和尚见南泉后如何？”会默然。僧又进问云：“和尚未见南泉前怎么生？”会曰：“不可更别有也。”观此语会和尚着在默然空里。所以玄沙和尚说他：“百尺竿头坐的人，虽然得入未为真，百尺竿头更进步，十方世界现全身。”斯道须净裸裸、赤洒洒；纵横自在、与夺无拘；一丝不挂、一尘不染；定亦得、动亦得；行住坐卧无可无不可，方是真悟。

四、背诵佛经积累功德以求开悟。

有很多学佛者因见佛说诵经功德不可思议，乃着功德相以多诵为贵而不参究其中奥意。以为诵得愈多功德愈大乃至能倒背顺背，功德愈不可思议，这样积累功德即可开悟。殊不知这样诵而不知其意，只如鹦鹉学舌，何能打开心扉，亲见佛性？

大愚芝和尚闻有僧日诵《金刚经》百部，乃令侍者请至问曰：“闻你日诵《金刚经》百部否？”僧云：“是。”芝曰：“汝可曾参经意？”僧云：“不曾。”芝曰：“汝但日诵一部，参究佛意，

若一句下悟去，如饮海水一滴，便知百川之味。”僧如教。一日诵至“应如是知，如是见，如是信解，不生法相”处，蓦然有省。可见诵经须参究佛意方有入处。只贪功德，多多益善，只植善因，种福田而无真实成佛之功德也。

五、贵机锋敏捷不重真实所履。

时人都以为开悟人一定机锋敏捷，若应机稍迟，定未悟道。其实这和开悟后未发神通须待除习一样，不是衡量道人悟与未悟的一定标准。如宝峰元首座，有道之士也，答话机锋迟钝。洪觉范号为“元五斗”。盖开口答话，须待炊得五斗米熟，方答得一转语。

大慧杲云：“修道者不必有机锋方为开悟。昔云盖智和尚道眼明白。因太守入山憩谈空亭，问：‘如何是空亭？’智云：‘只是个谈空亭。’太守不喜，另举问本禅师。本云：‘只将亭说法，何用口谈空。’太守乃喜，迁本住云盖。若论道，以本较智，则大远在，乃知真实事不可以机锋取。”可见说得口滑者未必皆真悟道人也。

总之，吾人修道贵见地纯正，死心塌地真实参究。不可稍存侥幸之心，走捷径而误入旁门，搞神通而错投魔道；更不可误听匪言惑乱本性，塞自悟门而唐丧光阴，错过一生。

关于无情说法，固须眼处闻声始得知，即宗下大德无声之直指，学人也未尝不需眼处闻声也。例如：天龙竖指，俱胝会得一指头禅；龙潭吹烛，德山省悟；鸟巢吹毛，侍者得旨。这岂不与因无情无声

之说而省悟无二无别么？盖所谓有情无情与有声无声者乃吾人之妄情分别也。吾人因无明故，执取色身四大为我，遗弃其余为器世间，判为无情。殊不知这山河大地，草木丛林无一非我。苟功夫得力，妄情消融，内而身心，外而世界一齐消殒，则真心无所不遍，哪里还有有情无情之分与有声无声之别？就世俗讲，吾人一旦舍报，离开色体，这色壳岂不也和木石一样变成无情了吗？所以我们只要不妄执分别，有情无情就融为一体；有声无声化作一团，无彼此之分了。经云：“有情无情同圆种智。”即此之谓也。有情无情和有声无声既无分，也就不存在眼闻耳闻之别了。这一点会通了，眼处闻声，毫无神奇可言，正不需发神通而后得知也。

说到神通，耳处闻声也未尝不是神通，因耳朵能闻声全是真心的作用，离开真心什么也听不见。现代科学家也明白了一点不是耳朵所闻的道理。他们说，眼睛不能见，耳朵不能闻，我们之所以能见、能闻，全是大脑的作用。大脑一有病，眼就不能见，耳就不能闻了。他们把能见能闻的功能归之于大脑已较常人进了一步，但还不完全正确。因为大脑神经只如电网，要起作用还需通电，电不通，电网虽密布也不起作用，这电就是我们的真心呀！所以我们的一言一行、一举一动，莫不是真心的妙用。我们整天在妙用之中而不自知，反向别处另求妙用，岂不愚痴之甚！？宗下大德尝云：“坐在饭箩边，饿煞人无数。”良可慨也。

再进一步说，假如在问法闻法的紧要关头，心有所住，智有所隔，虽经明眼宗师亲切指示，何能抓住这稍纵即逝的刹那而默契妙

语，明见本性？故此耳闻虽非神通而又非不神通；非不神通而又不着神通，斯真正神通也。但因此种真正神通皆人人能办到的，大家反倒以为稀松平常不以为奇了。至若非一般人所能者，以少见多怪故，视为神奇，执为神通。其实也是人人皆具的，只以妄情所隔，五欲所盖，不能显发而已。我们苟能如上所说，通身放下，在行住坐卧处时时回光返照，一念薰修，则隳破生死情关，放大光明，现大神通非难事也。正是：

无情说法无可议，

眼处闻声亦非奇。

穿衣吃饭寻常事，

皆我神用莫狐疑。

无说有闻皆不着，

随缘任运自得宜。

直指与参话头

达摩西来传佛心印，直指人心，见性成佛，未阅有参话头之说。盖禅乃涅槃妙心，正法眼藏，系人人本具的天真佛性，不因修得，不用求成。只因迷于声色，忘失本真，造业受报方才沉沦六道。苟能醒悟一切声色货利皆如空花水月，无可追求，毅然放舍，毫无粘着，则不需修法，当下即可回复本真而归家稳坐。因之，以上诸祖

皆直接指示学人，令于言下悟去，不用钝置学人绕路参话头，唐丧光阴。

如问：“如何是佛？”则答曰：“即心是佛。”或问：“清谈对面，非佛而何？”或曰：“我与汝道，恐汝不信。”俟学人诚惶诚恐地道：“和尚诚语，学人焉敢不信！”则答曰：“即汝便是。”更或召唤学人，俟伊应诺，则指示曰：“即此是，别无他物。”或反下一问：“是什么？”使学人反省而悟。

宗门诸祖上自释迦文佛拈花，迦叶微笑印心，开斯雄迈古今独树一帜的教外别传宗派后，下至唐宋以前的列圣先贤所有开示学人的语句、偈颂，莫不赤裸裸地直示学人以真心，从不教人做参话头功夫。如宝志公道：“斯道本来现成，不用求，不用学，无你用心处，只当下一息便是。”又于《十二时歌》中末二句道：“未了之人听一言，只这如今谁动口？！”说得多少亲切明白。

善慧大士曰：“有物先天地，无形本寂寥；能为万物主，不逐四时凋。”另又直指云：“夜夜抱佛眠，朝朝还共起。起坐镇相随，语默同居止。纤毫不相离，如身影相似。欲识佛去处，只这语声是。”大士《心王铭》，更是千古箴铭，其中道：“决定是有，不见其形；身内居停，面门出入，应物随形，非去来今。”说得多少坦率、真切、痛快，大士真可谓老婆心切矣。

南岳慧思曰：“道源不远，性海非遥；但向己求，莫从他觅，觅即不得，得亦不真。”又曰：“顿悟心源开宝藏，隐显通灵现真相；纵令逼塞满虚空，看时不见微尘相；可笑物兮无比况，口吐明

珠光晃晃。”又曰：“天不能盖地不载，无去无来无障碍，无长无短无青黄，不在中间及内外，超群出众太虚玄，指物传心人不会。”古人直指传心，可谓婆心切矣，而人不会，良可哀也。

布袋和尚云：“只个心心心是佛，十方世界最灵物；纵横妙用可怜生，一切不随心真实。”又曰：“吾有一躯佛，世人皆不识。不塑亦不装，不雕亦不刻。无一滴灰泥，无一点彩色。人画画不成，贼偷偷不得。体相本自然，清净非拂拭。虽然是一躯，分身千百亿。”此谚说得如此爽快明白，使人一见了然无疑，还用参什么话头呢？

祖师禅就这么直截了当，使人于言下大悟去，不用迂回曲折地绕路做功夫。但这直下开示人见性，无修无证亦无得的法门，不仅禅宗如此，即密宗的高深密法——阿底约嘎，也不例外。他们开示学人：“应知佛与传承诸上师及我心无别”；“见、定、行一切行持皆摄于心”；“一切染净诸法统统在现前离垢、空明、豁朗的内证智——本觉或本性中完全具矣”；“不需用界智为入门而勤修，只悟此当前种种显现皆我真心所化之相，无取无求，即超越勤修与因果。”这种种开示与禅师的说法无二无别，也是教人当下识自本心，见自本性。但他们不能一下手就习此法，须从四加行修起，慢慢地进入生起次第，修有相密，再渐渐地过渡到圆满次第，将有相化空，才能缓缓地与此法相应。其间不知要耽搁多少岁月，哪能和禅宗一样的直截了当，痛快径捷？！所以在一切修行的法门中，以禅宗为最简便、最迅速、最圆顿的法门。吾人得之，真不知从何世修来这么大的福根！

但到唐宋以后，人心渐劣，根性渐薄，不珍视直指之真理至言而崇尚玄奇之悄语僻词，以为纯正之语无甚奇特，不予谨奉遵守，以之绵密保任，长养圣胎从而圆证菩提正果，反致因鄙视而流落六道无有出期。就如纨绔子弟以祖传家业非由自己艰苦经营得来，不知珍惜，挥霍无度，最终沦为饿殍一样。祖师们于哀愍之余，乃随机一变直指为参话头。将一则无意味、无理路的说话置于学人心头，如吞栗棘蓬相似，令其吐不出，咽不下，欲进不得，欲罢不能地生起大疑情。经一番苦参精研，于行不知行，坐不知坐时，忽然碰着磕着，如于十字街头觑见亲阿爹相似，亲证本来。方知佛本现成，勤苦追求，皆是骑驴觅驴，白费辛苦，曷胜冤屈！然非经此一番艰辛参究，本真何由得见？祖师用心亦良苦矣。

参话头固须起大疑情，方能隔断妄想、妄念，打破无明，从而亲见本真。否则，即不起作用，参到驴年，亦无由开悟。此所谓大疑大悟，小疑小悟，不疑不悟也。但伶俐汉，实不需费多少手脚，吃多少辛苦，用若干年来参究。只于祖师们一句无理路话头劈面摔来而自己无理可申，无言可答，无心可心时，回光一瞥：这诸念皆空，而有一明明不空者知诸念之空，这是什么？即可以大悟矣。

祖师们的无意味无理路话头，不是硬要你答出个道理来，而是要你于无言可说，一念不生时反省这“不会”的是谁？如问师：“如何是佛？”答曰：“东山水上行。”或曰：“灯笼缘壁上天台。”使你摸不着头脑，逼你言语道断，心行路绝，你此时虽然无念可生，但非如木石无知，只于这千钧一发的关键时刻回光一瞥：“这是阿

谁？”则参禅事毕矣。

不能于斯悟者，参话头起疑情，经多年的苦心孤诣，确能大彻大悟。但这还要明眼师家适当的钳槌锻炼，相机随宜的提示和关键时刻恰到好处的点拨方能圆成。如一个人闭门造车般的盲参瞎练，就很难开悟了。如果疑情提不起，而在念话头，那就更无望了。

降及近代，参禅同仁大都起不起疑情。如参“念佛是谁”，他们不在“谁”上着力参究，而在口里念“念佛是谁”，这就失却“参”的作用了，以致虽经多年用功而不能开悟。今日禅宗之所以衰微若此者，不皆由人才寥落，缺少真悟之士传承弘扬，沦为“法卷传法”之故欤？

念“念佛是谁”，还不如念阿弥陀佛。因为念阿弥陀佛，有佛力加持，将来可藉以往生西方净土；念“念佛是谁”，既不能起疑情而开悟，也不得佛力加持而生西，除种一点善因外，恐怕别无收获了。

现代参禅同仁既不能起疑情，又因工作关系，无法花二、三十年的时间来辛勤参究，倒不如仿效古法直接指示学人见性的方法，为来参者开发自性。让他们悟后绵密保任，勤除习气，以臻圆满，而造就广大人才，振兴圣教，或较为得计。

讲到直指学人见性，定会遭到诸方的反对和责难。他们因久习于参话头见性，总以为不经自己刻苦参究而悟得的，不是见性。所谓“从门入者不是家珍”，从书上看来的，或经他人指授的都无用，

一定要自己真参实究打开来的，方是真悟，方才得力。话是不错，确实须自己做功夫，做到妄念消融，内而身心，外而世界一齐消殒，方为亲证。但是现阶段的禅和子疑情起不起，话头参来无用，打不开本来，见不着本性，才不得已为相应时节因缘而改古法为今用啊！

讲到佛性、真心，其实以直示而一念回光荐得者，与苦参数十年荐得者，乃至与修心中心密法，以佛力加持而荐得者，卒无二样。不过其中力用略有不同而已。一念回光荐得者力最薄，遇事不得力，常为事境所牵，作不得主；苦参数十年荐得者力最胜，以多走冤枉路故，脚劲充厚，遇事能运用自如，无有走着。但力薄者只要不得少为足，时时提高警惕，在行住坐卧处，日常动用中，精勤锻炼，将旷劫多生的执著妄习渐渐除尽，也能上上升进而臻于圆满成就，此本是古德指授教化后人之轨范。

关于参话头，古德也并非没有微词。如广慧琇禅师上堂示众云：“佛法本来无事，从上诸圣尽是捏怪，说些微妙的奇言奥语，惑乱人心；后来教参话头，更是强生枝节，压良为贱，埋没儿孙。更有云门、赵州、德山等辈死不惺惺，一生受屈。老僧这里即不然，即或释迦老子出来，也贬向他方世界，教他绝路去。何以故，免得丧我儿孙。老僧与么道，你等诸人作么生会？若于这里会者，岂不庆快！教你脱却衣衫，作个潇洒地衲僧在；若不会，来年更有新条在，恼乱春风卒未休。”

这则说话，说得多么透彻、剿绝，哪里有什么商量用心处？！我们大家只要安分守己，随缘就活，不妄自举心动念，节外生枝地

乱起知解——要脱离生死，修行悟道，要成佛具智慧辩才、神通，要建立佛国净土……当下即是朗朗乾坤，清平世界。不用费什么手脚即便恢复天真佛性，归家稳坐，乐享太平。

于此可见，明心见性不是非参话头不可的。即在唐宋时，诸大祖师也多有精要的直示。兹略举数例如下：

永明寿禅师云：“自古佛祖心心相授，并无一法与人。只教你执定金刚王宝剑，斩断一切所知、所见、所闻、所觉、所悟，只剩这赤条条、光裸裸，一尘不染，一丝不挂的，便大事了毕。”并作偈云：“化人问幻士，空谷答泉声；欲会吾宗旨，泥牛水上行。”

真净文云：“佛法至妙无二，但如实知自心，则究竟本来成佛。”有颂云：佛性天真事，谁云别有师？穿衣吃饭处，警欬掉臂时，惟吾自心用，何尝动所思，众生皆平等，日用自多疑。又云：不拟心思量，一一天真，一一明妙，所以迷自心而众生，悟自心即成佛。

佛果云：“但只退步，愈退愈明，愈不会愈有力量；异念才起，拟心才生，即猛然割断，令不相续，则智慧洞然，步步踏实地，自然得大解脱。”

云门云：“你诸人无端走来这里觅什么？老僧只管吃饭屙屎，别解作什么？！”又云：“学者不信自心，不悟自心，不得自心明妙受用，不得自心安乐解脱。心外妄有禅道，安立奇特，妄生取舍，纵修行，落外道、二乘、禅寂、断见境界。”

大慧杲云：“至理忘言，时人不悉，强习他法，以为功能，不

知自性是个微妙大解脱门，具足一切妙用，从古至今，无少欠缺。犹如日轮，远近斯照，虽及众色，不与一切和合，灵烛妙明，非假锻炼。为不了故，取于物象，但如捏目，妄起空华，枉自疲劳，若能返照，无第二人，举措施为，无非实相。人每言自根钝，试返照，看能知钝者，还钝也无？”又示汪彦章云：“若自生退屈，谓根性陋劣，更求入头处，正是含元殿里问长安在甚处耳。正提撕时是阿谁？能知根性陋劣的又是阿谁？求入头处的又是阿谁？妙喜不避口业，分明为居士道破，只是个汪彦章，更无两个；只有一个汪彦章，更那里得个提撕的，知根性陋劣的，求入头处的来？当知皆汪彦章影子，并不干他汪彦章事。若是真个汪彦章，根性必不陋劣，必不求入头处，但信得自家主人不及，并不消得许多劳攘。”“妙喜者已是老婆心切，更须下个注脚：人位即是汪彦章，信位即是知根性陋劣求入头处的。若于正提撕话头时，返思能提撕的，还是汪彦章否？到这里间不容发，若伫思停机，则被影子惑矣。”

诸如此类的坦率真诚、悲心为人，使人当下见性的直指明示，翻阅禅录，真是指不胜屈。一方面固是诸大祖师老婆心切，毫无保留地欲人同出苦海，共证真常；另一方面也可于此看出悟心证道不是非参话头不可。我们只须于师家明示下，豁然省悟，深信不疑这能起功用的就是我人自己的本来面目，没有什么玄妙奇特，只要于行住坐卧间绵密保任，与自己的着相妄习做斗争，渐渐地将它除净，即能臻于玄奥。

如或疑此直指明示的方法，学人悟来恐不得力，也可另换手法。

就学人来问时，用一句无理路的答话攒过去，逼得他无言可答，无理可申时，指他回光一瞥而亲证本来。如问：“如何是佛？”答曰：“面向西看东。”学人闻后因无理可循，必然一呆，不知所措，即追问：“这无言可对的是谁？”他必更不会。再追问：“这眼目空动，欲言不得，欲罢不能的还是你自家的本来面目否？”学人于此必然有省，如再不会，可更进一步指示：“欲亲见佛性，会取这‘不会的’，别无其他！”我想，经这一番详示，再不会，恐怕就不是吾道中人了。

这直指见性成道法门是一超直入的雄伟心法，他是诞生王子，不假外在功勋，所以不用习禅定和一切有相修法，诞生王子必定即位称王；一切有为禅定修法，功夫再好，只是立功受奖的外围大臣，永远不得为王。所以六祖说：“只论见性，不论禅定解脱。”我们能确认这无知的灵知就是我们的真心、佛性，毫不怀疑，真是了不起的大事因缘，没有福德的人是担当不起的！

但是话要说回来，确认这尊贵无比的佛性后，不能荒唐放逸，以为到家无事。须严加保护，妥善长养，使其内不随妄念流浪，外不为物境牵流，日就月将，渐臻圆满，才得真实受用。否则，狂妄无羁，任其走着，则一无是处。非但生死依旧，而且未得为得，也将沉沦恶趣，可不慎哉！

讲到保任，原非难事。只是平日动荡惯了，易被妄念和物境牵流而忘却保任，往往随妄念流浪了好多转，跟物境迁流了许多时，才猛然省悟，所以功夫不能成片。这保任功夫的难，就难在时时不

忘记。古德云：“不怕念起，只怕觉迟。”绝非虚语。我们倘能提高警惕，集中心力观牢心念起处，不随之流转；任何事物当前皆不沾染，不消三五年，即能打成一片。

复次，“保任”功夫是由浅入深的两部功夫，不是一回事。“保”者，保护也；“任”者，放任也。做功夫先从保护下手，如婴儿降生后，须妥善保养，以免夭折一样。等有为的保护功夫做到圆满，在日常动用中毫无走着时，才能进入“任”字功夫。任其自由行动，要坐便坐，要行便行，毫无拘束，方能进入无为正位。更向上，浑化其无为之迹，无所谓无为不无为，镇日如痴如呆，饥来吃饭，困来打眠，方得真实受用。但如因做“保”字功夫时，用功过切，看得过紧，时间长了，呆如木鸡，死而不化，则又非是。故做功夫有三难：一是认识本来，立稳脚跟，无所狐疑难；二是认识本来后，绵密保任不忘难；三是不死保护，活泼放任难。过此三者，则天上天下唯尔独尊矣！

或问：“大慧杲禅师斥诸方静坐观心为默照邪禅。今子教人于直指见性后，绵密观照，保护真心，岂不落入默照邪禅之列？”答曰：大慧斥诸方为默照邪禅者，以诸方不知有——不识本性——只在那里空坐，徒劳无益，更有落入死水、无记之虞，所以斥为邪禅。现在我们大家先识本性，而后加以绵密保护，不是空保；是有主、知妙有的保，犹如有了孩子后加以养育的保，不是没有孩子的空保。这和大慧斥责的邪禅截然不同，不可混为一谈。识自本心，见自本性，在修法的途程上如此重要，就更突出了直指的重要性和关键性。

直指见性既如此重要，诸大祖师能为学人开发自性，令其当下悟者，而免迂回曲折地多走弯路，真是功德太大了。禅门五宗的诸大祖师能为学人畅晓无疑地直示真心的，代不乏人，但其中说得最直接痛快，令人闻后即能悟道的莫过临济祖师。他非但把如何是当人的佛性及这性在什么处说得一清二楚，而且把悟后如何做保任功夫以及功夫向上升进的历程，也用“三玄三要”毫无保留地表泄出来。不似他宗把说到嘴边的关键话又咽了回去，使人反而生疑，摸不着头脑，这大概就是今日他宗皆绝响，唯临济尚能延续的原因吧。

临济祖师开示学人说：我与诸佛不别者，乃认得这说法之人，听法之人，他是无依的人，他是诸佛之母，诸佛皆从此出。又云：竖起眉毛，挺起脊梁，露出巍巍堂堂这说法之人、听法之人，便是活佛活祖。又云：赤肉团上有一无位真人，常出入人之面门。又云：欲识此无位真人么？即今说法、听法者是。又云：人要求真正见解，不要求殊胜，殊胜自至。何以谓之真正见解？你四大色身不解说法听法，脾胃肝胆不解说法听法，虚空、物境不解说法听法，是什么解说法听法？是你目前历历的勿一个形段孤明，是这个解说法听法，若如是见，便得与佛祖不别。又云：你欲识佛祖么？只你能听法的便是，如信不及而向外求，设求得者，皆是文字名相，终不得他活佛活祖之意。又云：约山僧见处与世尊不别，每日多般用处欠少什么？六道神光未曾间息，若能如是见得即是一生无事人。又云：你欲得生死去住自由，即今识取听法的人，无形无相，无住处，活泼泼地应万般设施用处，只是无处所，觅着转远，求之转乖，号为秘密。

临济祖师见得真，说得苦，将“说法、听法”的人反复叮咛嘱咐学人的话，多不胜数。总是要人当下信得及，识得透，才能了毕大事。我们后辈学子果能于斯识得本性的端倪，毫不怀疑地于行住坐卧中加以绵密保任，消尽妄习，圆证菩提，方不辜负临济公赤诚为人的本怀。

至于“三玄三要”更是临济公心旨。因他用心细密，亲历过来，说得清楚透彻。他说大凡演唱宗乘，一句中须具三玄，一玄门须具三要。这三玄三要，我们要细细参透，方知由初悟，渐臻圆满的玄奥。但历来诸方对这三玄三要究竟是哪三玄哪三要呢？各执一词，争论不息，相持不下。如古塔主、洪觉范、张无尽等，有的说是藉此为涂毒鼓声，一死便休；有的说是截断众流，壁立万仞，偷心全死而悟本来；有的说似清凉寂灭幢等。惟古塔主独排众议，谓临济公既说三玄，应还他三玄，怎可以一语而概之。乃采集言句表彰三玄，但于中又遗漏几要，不无支离破碎之感。在此众论纷纭，莫衷一是之际，汾阳昭禅师乃以一偈而概之曰：“三玄三要事难分，得意忘言道易亲；一句明明该万象，重阳九月菊花新。”他是临济公第五代孙，他说难分，谁敢再分。以是三玄三要之旨，尘封高阁，决无有再提起者。迨至清初天童密云悟禅师的法嗣三峰禅师出世，进问乃师本宗初祖三玄三要旨，悟师以汾阳昭偈答之，三峰不肯，请师清楚明晰地指出三玄是哪三玄？而且一玄有三要，三玄就应有九要，九要又是哪九要？不可笼统颯预地说一句事难分而作罢。因此引起师弟不睦，更因此争论。清雍正帝目为犯上，阻止三峰语录流通，焚毁其书，致今日无从查阅此公如何申述三玄三要之玄旨，

诚为莫大的憾事！于兹无可奈何之际，谨就诸先贤关于三玄三要之论述，择其适合为近代人用功之轨范者略录之于后：

临济公说“一句中具三玄”。在要弄清三玄之前，先要明白这一句是哪一句，不明白这一句又何从透三玄呢？原来这一句就是上面说的“赤肉团上有一无位真人，即今说法、听法者是。”这一句最关紧要，是三玄三要的总纲。明白这一句，识得本来面目，才可往下谈玄要——用功的过程。否则，如纸上谈兵，空说无益。

所谓说法听法的无位真人，即本来本真，不因造作，不用修成而无依倚的本色道人也。我们现在能说法听法的不是四大色体，乃各人目前历历孤明而无形相的“灵明妙觉”。我们会得这个“妙觉”，只为初悟，习气未除，自救不了，需要历境练心，上上升进方能与佛祖把手共行。所以临济公把这段历进的途程分为三玄三要。

从这句说法听法的无位真人上因各人的根基和所悟的深浅不同，分为三玄。是哪三玄呢？第一是体中玄，第二意中玄，第三是句中玄。盖从悟得的妙体上发而为之的大意，由意产生妙用拈出而为言句。临济公于每一玄，各有一句说话，今为读者易于明了契入起见，将三句提示，颠倒过来，由浅入深的从第三句中玄开始分段略说如后：

一、句中玄：“看取棚头弄傀儡，抽牵全藉里头人。”

这句话就是说我们看木偶戏，木头人会动，全靠人在里面抽线。教我们由此明白我们之所以能言能行全是佛性的作用，离开佛性，

这个色体就如木头一样，不能动弹，藉此提示而明悟本来。但这只是初悟，执著习气犹在，故此时自救不了。但在悟后，只要不放逸，不得少为足，精勤绵密地做保任功夫，即能除尽习气而了断生死。故这里就功夫上进的程序分为三要：

初要：初悟时脱离诸相，识得本真，是为句中玄初段。

中要：既识本真，习气犹在，即当绵密保护，不可稍懈。

上要：以自己保自己，则有想象光影，思欲离之，但功力不够，犹不能忘。此时任你保护严密，但有相而不能忘，所以临济公说自救不了。

二、意中玄：“妙解岂容无著问，沤和争负载流机！”

斯道妙理难解至于不可以言解，斯真妙矣。既妙至无可言解，则起念来问者，岂不错乎？即善问如无著菩萨者，至此亦无能措词。盖无为法门，其初已悟截流之机——即识得本来——入于正位，则群流——妄想——皆断。沤和者乃水中之泡一起一灭和而成块也，任你百千万亿有言说的问答沤块，怎能负担得起截断众流的大机大用？意思是任你百千问答，终归有解，岂能如无解之妙解，一齐放下，无问无答当下即截断众流，而端坐证无为。这里就功夫进度也分三要：

初要：接句中玄上要，因保任功夫绵密，能离却想象光影，然犹有离在意中。

中要：功夫更加绵密，忘却“离”字，遂入无为正位。身心轻

安，受用无比。其始也返照之意多；今也变返照而为寂照，端拱无为，一无事道人而已。

上要：此时无所谓功夫，无功之功，其功甚大，即无为亦浑化其迹，无所谓无为矣。此时不求神通变化，而神通自来！到此地位已明两玄六要，可以教化人天，故临济公云：此句荐得可以为人天师。

三、体中玄：“三要印开朱点窄，未容拟议主宾分。”

此三要不是上面说的初、中、上三要，而是身、口、意三要。上面说的三要乃返本还原，自家大事了毕者；此三要乃印开心地——朱点——发百千万陀罗尼，建立化门，起度生之妙用者。为度生故，身则外现威仪；口则随机对答；意则智悲双运。以此为印，开发心地，广大无边，凡一切料简、与夺、权实、照用、宾主，不必拟议而自然历历分明。（试问：东西两堂二僧同时出来下喝一声，还分得出谁是主谁是宾否？）这里也分三要：

初要：功夫妙到极处，则妙不能久炫其妙而返淡，此淡乃功夫妙到尽极处，返而为淡，不是未曾历过意中之玄要而妄言淡者。淡如水，水无味，同愚人一样，无识无知，穿衣吃饭而已。

中要：我们本体本来如此，今复如此，并无增加。斯理实非妙字能尽，惟淡字好，但大家一入淡则觉孤寂而飞走去，惟智者能安而乐之。淡虽无味，然无味中有一至味在。原来不是色、不是空、不是一、不是万、不是凡、不是圣、不是境、不是物、不是有为、

不是无为、不是亦不是，于行住坐卧，动静酬酢往来之中而历历孤明，如朗月当头，推之不去，揽之不来，总无丝毫接续断灭，影响之相。

上要：至此难于开口措词，世尊见文殊、迦叶白椎竟便下座，古来诸禅德至此便拂衣归方丈。惟曹山禅师有一句话可用来明此上要。僧问曹山：“朗月当头时如何？”山曰：“犹是阶下汉。”僧曰：“请师接上阶。”山曰：“月落时相见。”诸位读者，月落后莫非即漆黑一团，不见光明了么？非也，这是功夫到究竟处，浑化相忘，毫无痕迹，犹如吾人在空气中而忘其为空气也。此时如有人进问一句：“月落后作么生相见？”我即向他礼拜了退。

可见我们做功夫到究竟地，一点影响也没有，假如还执著神通变化，则失之远矣！所以临济公说，到此地位可以为佛祖之师。

这临济公直指人见性成道的三玄三要心法，自从汾阳昭说“事难分”后，后人大都不敢再分三玄三要的内容究竟是什么玄要？只颠预笼统地说一声“泥弹子”或“喝”一声而掩饰过去。讲到喝，如真透过三玄三要达到究竟地，这喝非但当得起三玄三要的最高点——“三要印开朱点窄”，即三世诸佛也为之喝退；如只笼统颠预地“喝”，则张三李四哪个不会喝，这喝值得什么狗屎橛！

棒喝在禅宗的作用颇为广博而微妙，德山棒、临济喝是响彻古今的宗门风范。不知有多少豪迈英俊之士于斯豁开正眼而归家稳坐，可见其作用之微妙，有非言语所能表达者。兹举一则“喝”的公案供养大众，以略窥其微妙：

宋徽宗时，当朝太尉请诸山长老来家开无遮大会，当时禅宗的大德圆悟勤也在座，徽宗皇帝也着便衣来会随喜。会间有华严座主提问道：“在我们教下讲来要成佛须经三大阿僧祇劫，而禅宗则说一棒一喝即能证道，这和佛所说大相径庭，不能使人无疑。今宗下大德在此，如一喝能透得贤首五教，则能使大家信服，棒喝确有此功效；如透不过五教，则所谓棒喝能使人成道者，便同魔说。敬请宗下大德来开示愚蒙。”

时圆悟以目视净因成禅师，成会意，乃对大众曰：此问题很简单，不值前辈长老解答，由我少长老来试答。要透五教，先将五教的教义立明，以免下喝时混淆不清：

（一）小乘教：小乘著有，以有法可修，有生死可了，有涅槃可证为义。

（二）大乘始教：乃真空绝相之理法界，以一法不立，一尘不染为尚。

（三）大乘终教：以非空非有为义，空有双非，乃空有皆不住之事法界。

（四）大乘顿教：以即空即有为义，空不碍有，有不碍空，乃空有双运之理事无碍法界。

（五）大乘圆教：以非空而非有，非有而非空，圆融无碍为旨，乃佛祖心髓之事事无碍法界。

成举罢问座主：“五教之义旨是否如此？”主曰：“如是如是”。

成乃大喝一声，问众曰：“还听见否？”众曰：“听见了”。成曰：“那么是‘有’了，可透小乘教。”历久声消，成问众曰：“还听见否？”众曰：“听不见了”。成曰：“那么是‘空’了，能透大乘始教。”成进云：“现在无声，刚刚有声，是非空；刚才虽有而现在则无，是非有，这非有非空能透大乘终教了。再则，现在说空，因刚刚有才说空，如刚刚无有，现在无从说空。那么，说空之时在有在空；例此，因空才说有，如无空说什么有？故说有之时空在有，这是相对相成的，这就是即空即有，即有即空，透得过大乘顿教了。再说大乘圆教非有而非空，非空而非有者，我一喝不作一喝用，做一切事毫无去留、沾染。终日吃饭，未曾咬着一粒米，终日着衣，未尝挂着一根丝；不动身心而日应万缘，端拱无为而妙用恒沙；说无之时，周遍沙界，说有之时，纤毫不立。诸子百家，百工技艺，莫不如此，此大乘圆教圆融无碍之旨也”。大众闻后，莫不信服赞叹，徽宗在座也点头不止。

这则公案启示我们，举凡一举一动，一言一行，莫不是真心的妙用，只要我们于识得它后，不忘保任，时时处处在事境上磨炼，将旧习除尽，即能起大机大用，圆证菩提，正不必参无义味的话头也。但如习气深厚，执著坚固的人，虽能识得这说法、听法的人，但因定力不够，看不见妄念起处，无从着手保护；于物境当前时，更无力转换，就可择一与自己习性相应的法门，如数息、念佛、参话头或修心中心法等，加上打坐，增加定力，庶几可于行住坐卧处不忘保任，而于最后圆成彻证之功矣。

大机大用

学佛原为得真实受用，潇洒自在，起大机大用，利益群伦。不是为了求神通玄妙，炫耀自己；更不是死坐在黑山背后，常住灭尽定中如木石一般不动的。

讲到大机大用，人们往往要想到神通玄妙上去而不知大机大用就在寻常。这非但现在的初心佛子不知，即昔天皇道悟禅师的侍者龙潭崇信亦不明此机用，而怨禅师不为开示法要，拟辞别他往，对禅师说：“往不蒙和尚慈悲开示法要，今拟告辞他往。”禅师曰：“我要吃茶，你拿茶来我饮；我要吃饭，你拿饭来我吃，这不是佛法么？”侍者恍然有省——原来这饮茶、吃饭与拿茶、取饭的就是我人佛性的机用。可见，要会佛法的大机大用即在这极寻常的应酬、谈笑中。我要茶，你拿茶来，这是大机；你拿茶来，我接而饮之，这是大用。同样，你拿饭来，我接而食之，与其他的一切日用都是大机大用。所谓真实佛法，即在寻常日用中。假使我要茶，你拿饭来，我要饭，你拿茶来，这就乱了套，非但不是大机大用的佛法，连世法亦不如了。

马祖大师在禅林中是最为人称道大机大用的大宗师，试看他与百丈师徒间的机用接引便可略见一斑。一日，百丈随侍马祖游山次，祖见一群大雁飞来，举手指问百丈曰：“这是什么？”丈举首一看，答曰：“大雁。”（可惜许，当面错过），祖见其见指不见月，着在境上，待大雁飞过，更问曰：“甚处去也？”丈举首不见大雁，

乃曰：“飞过去也。”（犹自不惺惺）。祖见丈一味着境粘心，不会其机，错认定盘星，不识其用，乃更施妙手，扭捏其鼻孔进问曰：“又道飞过去也。”丈负痛出声：“方悟祖之机用。”原来祖指东而问西，是教其识得这举手指物的是谁，而就路还家，非祖连大雁亦不识也。更于负痛处逼问：飞过去了没有。乃知这知痛知痒的本性不动不摇、不来不去、没有过去未来的，因而于痛下有悟。

丈一日侍马祖立次，祖目视床角上挂的拂子，丈问曰：“即此用离此用。”盖丈于初悟后已会当即则即，当离则离，以此探问于祖。看他古人一动一静，偶然触目闻声处，皆会之于道，所以进步神速。我们如果亦这样朝于斯、夕于斯，流离于斯，颠沛于斯，孜孜兀兀用功观照，岂不亦进步迅速？只可惜时下的佛子懒散散的，不痛切用功，镇日忙在搞神通、弄玄妙上，不在心地上用功，因而唐丧了光阴，耽搁了前程，岂不可惜！祖见丈顺其语脉有落处，不了结，乃针对曰：“汝尔后怎样开口说法接引后人？”丈乃取下床角拂子，举示祖（不妨是天然妙手，不说而说妙示，但有落处了也）。祖见其仍随语脉转，着在即上，乃用百丈之枪刺他曰：“即此用离此用，”丈更将拂子挂床角上。在一般人看来，这一着妙到颠毫，挂去拂子，一切无著，清清爽爽，干干净净，当无语可说了。殊不知未脱马祖语脉，又着在离上了。祖乃震威大喝一声，丈当下一惊，耳聋三日。

诸位读者，百丈耳聋三日，是被马祖真个震聋了三日什么声音都听不见了吗？风声鸟语即不闻，鸡鸣犬吠亦不听，逢人说话只见

嘴动不闻其声了吗？不是的。他是于这一喝下，剿绝了即离之见，净裸裸、赤洒洒，内不为见闻觉知所牵，外不为一切色所染，又不落空，真实现成。可怜众生，历劫多生不曾见到的大宝藏一朝彻见，欲放不能，欲进不得，镇日如痴如呆，落在里面三日而后才放下。此回虽然彻悟，但还耳聋了三日，不无渐次之憾。汾州闻云：“悟即休，说什么耳聋三日。”石门曰：“不经三日耳聋，怎么能悟？”汾州闻云：“我与么道，较他石门半月程。”信非虚语也。后黄檗来参马祖，祖已迁化，丈乃将悟道因缘举示黄檗，檗闻之即吐舌，并盛赞马祖：“真乃大机大用！”丈闻后更彻，因深赞曰：“子甚有超师之见！”此百丈良心语也。

讲到机用，举凡一举一动，莫不是大机大用，只随顺时节因缘，衷心毫无委曲，无所滞着即是。所谓纵横自在、收放无拘。翠竹黄花皆是玄机，活杀与夺，莫非妙用。宗下大老证到最后，皆有此大机大用。如南泉斩猫，归宗斩蛇。皆具活杀自在手段。但有人看到这些公案，往往透不过，心中不免起疑：斩猫杀蛇岂不犯了杀戒？大修行人怎会有此丧生害命的行径？断不是事实，恐怕只是寓言，用以表示杀却心中之贪着、瞋恨、斗殴等妄念而已。

大约是在 1956 年，有一位胡老大德在上海静安寺为大家开讲《指月录》，讲到这则南泉斩猫公案，就对大家说：“请不要做真实斩猫会，这只是寓言。如庞公云：护生须用杀，杀尽始安君。乃杀尽自己心中之贪、瞋、执著妄习也。”这话亦对，但要看用功人功夫到什么程度，若果功深，到了活杀同时，杀就是活，活就是杀，

非但活杀无所区分，而且毫无区分之迹，就不妨是事实了。当时座下有一位老参，不肯其说，起立云：“这只是你老的证境，可不是王老师的本怀，王老师无此杀活之见，虽斩犹活，不妨实有其事。”胡老不肯，俩下发生争执，正于此相持不下时，不知哪位老参作猫叫一声，众闻（或闻）然惊悟，争执乃息。

关于这则斩猫公案，南泉之意原非要斩猫，只要两序有人出来道得一句印心语以发明心地即得。奈无人会此意，道不得救猫之句，南泉一语既出，即随手挥刀杀之。其时两序或者并非无人，但要进一步看南泉作略，究竟如何？不肯出来道一句以救猫，亦未可知。待后来赵州回，南泉告以往事，赵州脱鞋顶头而出，南泉赞曰：“子若在，即救得猫儿也。”

兹试将此密意略示于后：解此者，咸谓赵州识得杀猫者是谁，而示以脱鞋顶头上者，亦谁也。其实古人作略，一举一动，一言一行，皆有出处，非只说明顶鞋者是谁也。识得顶鞋者只是悟，要起大机大用才是末后。鞋是穿在脚上的，今以顶头岂非倒行逆施？两序为猫而起争吵，固倒行矣。王老师为此而杀猫，知者固不论，不知者岂不要谤法而坏正法轮，亦逆施也。今顶鞋而出，非但将两序僧众打入其中，即王老师亦一网打尽。王老师固非弱者，赵州虽出，亦不放过他，说一句大似赞叹语道：子若在即救猫儿。此语好似赞叹，其实用意不善。如绵里藏针捏不得，一捏即刺手。如汾山师徒游山次，汾山坐石上，有一飞鸟衔一红果供于石前，仰山云：“吾师威德，飞禽亦知供养。”汾山云：“子亦不得无份。”其中底蕴，

诸仁者还识么？

讲到这里，偶忆一则现代公案。抗战时期，虚云禅师隐居重庆，成都信众拟亲懿范，请南怀瑾的师父袁焕仙去请，袁至重庆与虚老相见，寒暄后乃致问云：“成都禅者有三种不同的看法：（一）悟后须真修，（二）一悟即休，不须再修，（三）修即不修，不修即修。请问和尚这三种看法，哪一种最为正确？”此问看来平常，其实是宗下主验宾之问，端将手铐脚镣甩在你面前，看你是否上当，自己去套。虚云是当代名家，不上其当，答云：“天下乌鸦一般黑。”以后二人即王顾左右而言他，不再交锋了。

此事由袁老将始末情形致信与成都的贾题韬居士，当时大愚阿闍黎亦隐居成都，看了此信说：“袁老问得好，虚老亦答得妙，但下刃不紧，可惜许。”贾问云：“怎么下刃不紧？”愚公云：“放过袁了也。”贾进问云：“怎么答才不放过？”愚公云：“回答他：‘你是哪一种？’”即用其人之枪还刺其人也。由此可见宗师的问答真非寻常，其中大有文章，非同儿戏。又如真净文与佛印等禅师一次茶会，佛印到迟，真净禅师问：“为何来迟？”印云：“为着草鞋在真净肚里过。”真净禅师云：“被我吞了。”印云：“可你吐不出。”真净禅师云：“吐不出，把你屙出。”宗师交锋，不同凡响，全视机用功夫深浅而定进退也。

要启发大机大用，先须识得本来面目，否则谈不上大机大用。要识得本来面目，并非难事，因本性不在别处，充满目前。惜人皆不识而错过，都因这一“性”字，皆想到高深玄妙处去。哪知道目

前能见能闻、能言能行的“这个”即本来人，若离此别寻，则愈寻愈远，愈觅愈不见矣。当二人相对、四目相视，直指这能视的是谁？便可一超直入，毫无难处。真净禅师有颂云：“人人有个天真佛，妙用纵横总不知，今日分明齐指出，斩蛇举拂更由谁？”这指示，多么直截了当、坦率痛快，禅师家老婆心切毫无遮拦地将真心举似学人，叫大家不用费什么疑情，毫不吃力地当下悟去，从而开启机用，多么庆快！密宗亦不两样。密宗最高深的阿底约嘎心髓所说的法要完全与禅宗一致，亦是直下开示见宗，使学人当下识取灵妙真心，会取法、报、化三身的妙用。大圆满击椎三要说：“清净无念了了分明是法身，光明朗照是报身，观一切法相如幻如化，随缘应用，毫无住着是化身。”这和临济祖师所说：一念清净心光即法身佛，一念无分别心光即报身佛，一念无差别心光即化身佛。本性圆具三身，不需身外求取。如出一辙，所以有一位大宝法王说：“最上乘的密法即是禅，禅是最高深的密法。”确是真实不虚之说。可惜现在的佛子多不理解此理，妄自分别，修禅者视密为外道，修密者执神通而非禅，搞得冰炭不同炉，此皆不通各宗各派真髓之过也。

我们要启大机大用，只要于识得本来后，绵密保护，在事境上精勤锻炼之用，除去所有粘着、疑滞、贪瞋等妄习，运用纯熟，自然融入大机大用之境。千万勿被这“大”字吓倒，想到高深玄妙中去。一切机用，尽在目前，只于临机无滞、无疑即得，一落疑滞即飞去矣。

如百丈野狐公案。当僧问：“大修行人还落因果否？”答他不

落因果，原无甚过错，乃自生疑而落狐狸身。可怜众生，五百年后犹自不惺惺，幸得百丈慈悲为他释疑道：“不昧因果。”方才将这一疑团放下，释然而化。“不落”、“不昧”，相差一字，意境大有死活天渊之别，但在达人份上确无丝毫分别。以佛性天真，一丝不挂，一尘不染，一法不立，因因果果向甚处去着，死即无有，活从何处？其间还容是非、正误否？这野狐能从不昧处悟去固幸甚，如能从不落处悟去，则海阔天空更胜一筹。临化去，还要百丈做亡僧礼火化，更是粘着，而百丈亦俯从其请，亦不免浑身落草，落在因果中矣。

我们做功夫于识得本来后，只时时注意保护本真而不忘，保到纯熟处，亦不死保不放，而任其自然，极微细的妄念亦看得分明，不随之流转，最后即浑化相忘而起神通妙用，观察群机，如观掌纹，施以相应之妙用如探囊取物，正不必别求远取，着力于斯而惶惶不可终日也。但此种功夫亦因人而异，有的现身即现前，有的须待脱却这肉壳后方能现前。大家只要安心用功，去其妄习，不企求神通玄妙，将来一定能启发神通，得大机大用，不然者将成道无望矣。

（载于《禅》刊 1993 年第 3 期至 1995 年第 3 期）

南无护法韦驮尊天菩萨

